



我有南海四千里

劉醒龍


北方聯合出版傳媒(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我有南海四千里



劉醒龍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 刘醒龙 201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有南海四千里 / 刘醒龙著. —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16. 9

ISBN 978-7-5470-4272-4

I. ①我… II. ①刘…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95919号

出品人: 刘一秀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46mm×210mm

印 张: 10.25

出版时间: 2016年9月第1版

责任编辑: 王亦言

装帧设计: 张 莹

ISBN 978-7-5470-4272-4

定 价: 34.00元

装 帧: 平 装

字 数: 230千字

印刷时间: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责任校对: 李志宇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传 真: 024-23284521

腾讯微博: <http://t.qq.com/wjcbgs>

邮购热线: 024-23284050

E-mail: book_light@sina.com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常年法律顾问: 李福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90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

目 录

我有南海四千里	001
第四才子书	008
汨罗无雨	013
浔阳一杯无	016
仁可安国	021
赤壁风骨	025
又上岳阳楼	028
水边的钢铁	032
怀念一九九八	037
亲爱的三峡	041
真理三峡	045
人性的山水	048
九寨重重	051
重 来	056
天 香	060
天 姿	064
天 心	067
问 心	070
在记忆中生长的茶	075
白如胜利	080
灿烂天堂	084
高山仰止	087

大巧若石	090
和解生香	093
唐诗的花与果	097
铁的白	101
因为杨	107
剃小平头的城市	110
在母亲心里流浪	114
这温情是紧要	118
滋 润	122
蒿草青未央	126
楚汉思想散	131
武汉的桃花劫	145
一只松鼠的城市	150
大路朝天	154
与欲望无关	160
城市的故乡	166
城市的温柔	169
城市的潇洒	173
城市的浪漫	176
城市的忧郁	181
城市的心事	184
走向胡杨	189
大 功	197
会歌唱的高原	204
军人军事又十年	211
你是长江几号	218

让钢铁拐个弯	221
你是一菀好白菜	227
独步天下	232
去南海栽一棵树	239
有一种伟大叫巴金	249
上海的默契	255
批评是诗意的北坡	261
自由来自哪里	266
我的翻译傅玉霜	270
老哥刘益善	273
在经典的目光下	278
点点回想	281
戴毡帽的书房	285
纪念周介人先生	289
春秋无痕	292
天民兄走了	296
布拉迪斯拉发歌剧	299
特尔纳瓦教堂随想	303
赫瓦尔酒吧的和声	307
晓得中原雅音	311
青铜大道与大盗	315
青铜是把老骨头	319

我有南海四千里

天章南海，人文三沙！

在南海，为三沙纪念馆题写这八个字时，内心非常诧异！

迄今为止，母语中的海字，写过无数次，真正面对这与人类相生相伴的关键景物时，却没有写一个字。与自己相关的这个秘密，曾长久埋藏在心底，不仅不想对别人说，甚至都不想对自己说。我理解山，即使是青藏之地那神一样的雪山冰峰，第一眼看过去，便晓得那是用胸膛行走的高原！我见过海，在北戴河，在吴淞口，在鼓浪屿，在花莲，在高雄，在泉州，在香港，在澳门，在青岛，在三亚，在葫芦岛，在海参崴，在仁川、在芭堤雅，在赫瓦尔岛，在大突尼斯，在纽约和洛杉矶，面对海的形形色色以及形形色色的海，心中出现的总是欲说还休难以言表的空白！

这个夏天，到南海的永兴岛、石岛、鸭公岛、晋卿岛、甘泉岛、赵述岛，再到满天星斗的琛航岛，漫步在长长的防浪堤上，一种从未有过的东西，随着既流不尽，也淌不干的周身大汗弥漫开来。分明是在退潮的海水，丝毫没有失去固

有的雄性，那种晚风与海涛合力发出的声响，固然惊心动魄，那些绵绵不绝，生生不息，任何时候都不会喘一口气的巨浪，才是对天下万物的勇猛！包括谁也摸不着的天空！包括谁也看不清的心性！包括大海以及巨浪本身！天底下的海，叫南海！心灵深处的海，叫南海！防浪堤是一把伸向海天的钥匙，终于开启了一个热爱大海的成年男人关于大海的全部情愫！

拥抱大海或让大海拥抱，这是梦想，更是胸怀。

七月四日正午，从只有零点零一平方公里的鸭公岛上，纵身跃入南海的那一刻，一朵开在海浪上的牡丹花，冷不防蹿入腹中。哪有海水能畅饮？只是咽下这牡丹花的那一刻，心情很爽快。这世上最清澈的海，这海里最美丽的蓝鱼儿，这鱼儿中最柔情蜜意的彩色亲近，这亲近中最不可言说的沉醉！因为高兴，就必须承认，这是自己喝过的最可口的海水！

可口的南海，总面积三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属于中国领海的有二百一十万平方公里。四千里长的中国南海，每一朵海浪都怀有千钧之力，每一股潮水的秉性都是万夫不当之勇。偏偏还有一处独一无二的任谁都会觉得可口的泉水井。橘红色的冲锋舟将一行人送上甘泉岛滩头，走几步就能从沙砾中踢出西沙血战时击爆过的机枪弹壳，看几眼就有老祖宗生命印记的陶瓷残片映入眼帘。待到从老水井里打起一桶水，呼呼啦啦喝个痛快时，那种渴望宛如想痛痛快快地饮下万顷南海。我是喝过了，喝过了还难解心中焦渴，便抱起那只桶，将整桶水浇在头上，那一刻真个是水往身上，心往天上。偌大的南海，上苍竟然只有这丁点的赐予，再多一点的淡水也

不肯给。

曾经写过好水如天命，这一刻又明了，天命亦可成为好水。

多年前，偶然读过一段文字，说是在解放军兵种系列中，除了陆海空和二炮之外，还有“第五兵种”。身处南海才晓得，这兵种的最高统帅是一名下士，所率领的士兵只有屈指可数的四名。下士和他的队伍被称为雨水兵，其唯一使命就是在别人盼望风和日丽时，蓄意反其道而行之，盼望老天爷天天来一场暴风骤雨。风刮得越猛，雨下得越大，他们越是高兴。这些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雨水兵自成立之日起，十五年间，用尽各种办法，在永兴岛上收集上苍赐予的雨水一百二十万吨。依照水库容积规定，装下这么些水，需要一座中型水库。在中国人的眼里，南海再大再深，每一滴海水都不是多余的。在南海的雨水兵心里，更是抒写成南海天空上的每一滴雨都不是多余的。

面对这样的甘泉，一个人的情感会因丰富到极致而将其当作天敌，怀恨的理由当然是抱怨其太少。南海的天敌是什么？那个风高浪急的暗夜，我们在前往永兴岛的“三沙一号”上熟睡时，有贼头贼脑的舰船正在我船航线附近游弋。对此恶行当可同等鄙视吗？

在赵述岛却有一种明目张胆的天敌。向南的岸线上，礁盘像是有半个海面大，下水才走两步，就捡到一只疑为天物的彩条球体贝壳。事实上那是海星钙化后极薄的外壳。赤着脚小心翼翼地蹚过海水中密密麻麻的海星，在天敌横行的海

底，仍旧生长着一丛美丽如琥珀的珊瑚，偏西的太阳照着海水，被阳光透露的海水浸润着珊瑚，仿佛神话的珊瑚反过来用一身的灿烂，还南海以漫无边际的霞彩。

珊瑚灿烂，珊瑚的天敌海星也灿烂，同样从海水中捧出来的海星的天敌大法螺也一样的灿烂。美是丑映衬出来的，爱是恨打造出来的，南海所有的灿烂无比，命中注定要由天敌激荡出非凡的审美格局。就像琛航岛上十八烈士大理石浮雕的壮丽，是与天敌的西沙之战所匹配。

此刻，南海星斗遥远。太过遥远的南海，反而不似任何时候都是遥不可及的别处。只需站在海边，哪怕是最不起眼的一颗星，都会是世上最深情的人正在家门口深情伫望远方。身处星星散落一样的小岛甚至是小小的小岛上，用这个世上最清纯海水洗过的目光，与同样用这海水洗过的星星相互凝视，譬如美济礁居委会的八十二岁老人与美济礁的相望，谁也不觉得对方渺茫，谁也不觉得对方垂老。用能看清三十米深海的目光，看什么东西都是美妙，看任何人事都是天职，看每一朵浪花都是神圣。所以，在最黑的夜，只要有一丝云缝，南海的星斗们也绝不会错过，即便那云缝只够容纳一颗星，那就用这颗星来闪耀整座南海。

真的不想再提那些热门的太平洋岛屿了！南海的海滩洁白如塞外瑞雪，又像故乡丰收的白棉花。这样的海滩只能是白云堆积起来的。即便是用脚踏了上去，再用胸膛扑了上去，也不愿相信，这是海水与海沙随心所欲的造物。除了天堂，无法想象还有哪里比得了，这一片连一片，每一片都令人不

忍涉足。一湾接一湾，每一湾都有比另一湾美不胜收的海滩。哪怕是只有零点零一平方公里的鸭公岛，只要开始行走，就会沉醉于扑面而来的万般美妙，丝毫感觉不出自己的双腿正在围着只够隐藏一对，最多两对情侣隐私的小岛绕行。或许天堂建筑师的灵感，正出自对南海诸岛的复制。或许干脆放弃什么天堂，对于人的想象来说，还有什么东西能够超越南海的恩典呢？对人的情怀来说，还有什么比南海更能使人心性皈依呢？

还有那海水，这世界所有现成的话语，都不足以用来表现她的气韵与品质，唯有那渔民平平淡淡地说，做一条鱼，不用奢求做一条青花鱼，也不用奢望做一条红花鱼，能在这海水里做一条奇丑无比的石头鱼便是前世修行的福报。毫无疑问，南海就是一门宗教，唯有使自身回归普通与平凡，尽一切可能不出狂言，不打妄语，不起邪念，不生贪欲，才能保证自己不会在那海天之下羞愧得抬不起头来。没有如此宗教，哪怕变成一只丑陋的沙虫，也会无颜面钻进沙土之中。

神圣之于天下的意义，不必彻底理解，但不可以没有敬畏在心头飘扬。

一顶竹编帽就能倍感荫凉的恩情。

一棵椰子树就能消解生存的绝望。

礁石再小撑起的总是对大陆的理想。

水雾再轻实在是甘霖对酷旱的普降。

用不着太多，只要看见一只玳瑁在南海中翩跹的样子，就会明白幸福是为何物。只要看见一只手从南海中悠然伸起

来，将一件物什放进水面漂着的容器里，就会懂得如何得幸收获。一道雷电与一只海鸥在南海上的意义是不同的，雷电是肆意暴虐，海鸥在抒发自由。一只小小舢板与一艘航空母舰在南海的地位是相同的。航空母舰再庞大，也由不得其耀武扬威。舢板虽小，尊严无上。

一九九二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凤凰琴》，以及随后的长篇小说《天行者》，写了深山小学校，用笛子与二胡演奏国歌升起国旗。一直以来，此景象都是乡村教育的经典写照。曾是赵述岛上仅有的那对夫妻居民，对着大海一边唱着国歌，一边升起国旗。这样的画面没有成为南海的经典，夫妻俩作为升旗手，将自己锻造成一根钢制旗杆，十六点八级的超强台风“蝴蝶”也不能吹倒，这才是神圣中的神圣。三沙的人，真个是出海如同出征，安家就是卫国。在中国的南海，被越南人非法关押一年的这位丈夫说，做渔民的，有时候就像一条鱼，海才是我们讨生计最好的去处。他说的其实是一种诗情：我在天涯我就是天涯！我在三沙我就是三沙！我在南海，我就是中国的南海！

用一把渔网向着最宽阔的海面，哪怕它是唯一一把渔网，南海的渔民也会美滋滋地撒下去，即便那海面视渔网为无物，也要用这渔网来打捞南海的历史与现实。

用一根钓线钓起最深的海沟，只要有一根钓钱，南海的鱼钩就会坠入其中，即便那水深不可测，那鱼重达千斤，也要用这一头连着大海，一头连着人心的丝线传达南海的靈魂。

在最猛烈的海浪下，只要有一丝踏实，南海的海沙们就

会勇敢落地，即便那地方只能安放一粒细沙，那就用这粒细沙来界定茫茫海天。

一个人来到南海，不只是做每一粒海沙和每一朵海浪的主人，也不只是做一座海岛和一片海洋的主人，而是为了与每一粒海沙，每一朵海浪，每一座海岛，每一片海洋，成为兄弟。如此才有赵述岛上那座兄弟庙，其传说与道德的主旨是：船上没有父与子、海上不分叔与侄，上了船，出了海，所有人都是患难兄弟。海有海的哲学与审美，海有海的叙事与传奇。不进入大海，就无法理解一滴水。理解了南海的一滴水，才有可能胸怀祖宗留下的南海。

流火的七月，歹毒的台风即将袭来，却暂借船头一片平静。南海之事，一天也耽搁不起。南海之美，每一样都刻骨铭心。如是写下这诗句：

长城长到天姿几？
永暑永兴永乐知。
我有三沙四千里，
不负南海汉唐旗。

二〇一六年七月五日初稿于琛航岛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一日定稿于东湖梨园

第四才子书

在陌生的山水间行走，突如其来地遇见先贤，是一种极为特殊的事件。那感觉与滋味不是兴奋，也不是震撼，完完全全是一种在今生遇见自己的前世，在前世遇见自己的今生般的错愕。汨罗江上游的平江离武汉不算远，有几位朋友老家正在那里，平日相聚，从未听他们说过。而我去到岳阳的次数在各历史名城中也是最多的，每次到岳阳无论是见到文坛朋友，还是其他什么人，包括那些家在平江的人，都不曾提及杜甫于公元七七〇年去世后，就安葬在一山之隔的平江。这一次来汨罗江下游访端午祭屈原，在岳阳住下后，忽然听人说起，就像被某种东西触动神经，仿佛之中不敢相信，又不能不相信，有那么一阵子，不知说什么好，然后还要反问，这是真的吗？

中华文化中更有一种备受尊崇的传说，凡是天造地设由东向西的河流，命中注定不会平凡。譬如湖北枣阳的滚河，在曾随国号谜一样气氛下，随手从擂鼓墩大墓发掘出来的曾侯乙尊盘、曾侯乙编钟等一系列的国宝器物，就惊世骇俗了。

汨罗江也是一条由东往西流淌的大河，仅仅屈原怀沙投江就足以流连于历史，再加上死于斯葬于斯的诗圣杜甫，不要说汨罗江将居何等地位，这天空的雀鸟，地上的禽兽，水里的鱼虾，都会平添许多文气。

五月初五，刚刚顺汨罗江流祭屈原。

五月初六，又溯汨罗江源参拜杜甫。

只在那墓前稍一伫立，心头疑问，世上疑云，忽然尽数散去。墓前三五尺见方的一池洗笔泉水，像慧眼一样将千古文章、百代人世映照得一清二楚。虽然这也是历史，又与历史大不相同。对望之下，横一道小小水纹，正是感时花溅泪；竖一条微微风波，实为恨别鸟惊心。长草荒荒，小路弯弯，田舍重重，苔藓满满。不是秋风茅屋，也非寒士草堂，一心一意尽是与苍生相关的苍茫。

天地精灵，既不能言说，也无法为文，所能做的也就是将其精粹托付给配得上天地信任之人。所以，天下文章但凡出类拔萃的，必定是贯通天地，气质自然。杜甫灵寝处，冷清得有些过分，正好印证除了杜甫只有天地的那种地位。四周是那种专属于原野的清静，看不见俗不可耐的故意展览，也没有发现无意遗落的诗词文章。目光所能读到的唯有“唐左拾遗工部员外郎杜文贞公”等文字。虽是初夏时节，四周充满暑气，脚下青砖的缝隙里，仍在冒着直达骨子的阴凉，宛如杜甫一生的阴郁。

公元七六七年，杜甫从瞿塘峡乘船而下时，还能抒写：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宋时有人曾说此两句

十四字，写出了八层意思：他乡作客一可悲，万里作客二可悲，经常作客三可悲，正值秋天四可悲，身怀疾病五可悲，晚年衰病六可悲，更兼多病七可悲，重阳节孤独登台八可悲。身为少陵后来者，当知杜甫身后事，这样的追溯与对照，多少有些牵强，多少也有些道理。及至公元七六八年到七七〇年，那情怀中的豪迈，就被命运的悲怆彻底逆袭。短短两年湖湘经历，就只能与李白天人相隔地写着，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分明那方世界是无法活着抵达的，还是要问个清楚，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达的境况，魑魅喜人过的现实，放在现今时日也是如此，天下哪有真写文章的人是官运亨通财源滚滚的？地上哪有暗箭不伤人的？这样的文字就是想做别的诠释也做不了。最是那句，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简直是一语成谶！世间通常习惯暗示他人，像杜甫这样，除了自己将自己当成诗文赠予大江大河，那些记得诗，并热爱诗的人，哪敢有此念头？若是谁有，无疑会触犯天条。

十年之后，若有怀想，还可以当作惋惜。百年之后，任何一种怀想，都是不道德的！千年诗圣，只落得举家投亲靠友，更有苦雨相逼，人在船上，船却一连十日无法靠岸，最后还要对他人的施舍千恩万谢。早前远在皖南秋浦河上的李白，何尝不如此，吃喝人家几天，临走时还要歌唱，那酒肉款待之情，比桃花潭水还要深！李白有情唯有杜甫能解。李白既然先杜甫而去，杜甫之心就只有凭空托寄给凉风鸿雁江湖秋水了。

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认时务者为圣贤。那个叫李林甫的，因识时务，了解皇帝秉性擅长投其所好，用一个野无遗贤的说辞，将好大喜功的唐玄宗奉承得晕乎乎。不必去怀想这些人若知道，被他们屏蔽在金榜背后的杜甫，日后成了圣贤，会做何感想。看着这楚天云水伤心处，这满山荒草泪横流的小田村，用春天的一株兰，夏天的一滴露，秋天的一群雁，冬天的一坡雪，连续起汨罗远水，就会明白，一个屈原怀沙投入一条向西流淌的江，尚不能避免屈原与楚国的悲剧在杜甫与大唐身上重演，那就需要用杜甫与屈原的灵魂叠加，以强化汨罗江，强化天地留给后人的道德、文章、节义的警示。否则这向西流淌的河流，就失去如此存在的理由。

明末清初的金圣叹，被尊为中国文学第一评论家，他从经史典籍、诗词歌赋、戏曲小说中选出六部书，认为是千古绝唱。这六部书是：一庄（《庄子》）、二骚（《离骚》）、三史（《史记》）、四杜（杜甫之诗）、五水浒、六西厢。金圣叹称它们为“才子书”，也叫“天下必读才子书”。年少时，对诗仙李白与诗圣杜甫之不同甚至很不以为然，后来才察觉出其中来分野。将自己的每一个文字都用作世人疾苦的一部分，自然要比春花秋月来得重大。曾经有人这样说，杜甫的诗，后来被人各得其所，学成六种模样，孟郊得其气焰，张籍得其简丽，姚合得其清雅，贾岛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陆龟蒙得其赡博。果真如此，从幕阜山发源的汨罗江，就是杜甫从活着到永生的清楚无误的象征。

记得苏轼有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